

國立台灣體育學院圖書館剪輯資料

分類 人物特寫 來源 民生報 日期 780905 版面 三版

一位偉大的朋友與對手

寫在艾芙特退休前夕

娜拉提諾娃

●艾芙特要退休了，少了她，女子網壇甚至整個體壇必然會感到傷懷與空虛，作為她十八年的朋友兼對手，我尤其感受深刻。

我原以為她會選擇在溫布頓的中央球場宣佈退休，但艾芙特決定再打一次美國公開賽，一九七一年她就是自美國公開賽崛起，而成為女網熠熠巨星。

一九七三年我首次看到艾芙特，當時她正和她妹妹玩球，我走過時她展顏對我一笑，我心想，她真和氣。果然兩年後我們成為好友兼雙打搭檔，還一起拿了那年的法國公開賽雙打冠軍。七六年我們得到溫布頓冠軍，那是我的第一個溫布頓頭銜。

當我逐漸在單打賽與她匹敵，艾芙特一度退縮。這是可以理解的，對運動員來說，究竟該和你發誓要打敗的人多親近很難拿捏，我便感到迷惑。一九八二年當她是在世界第一，而我也曾當第一時，我根本不管把她打得多慘；但去年我卻又太婆婆媽媽了。

八七年十二月，我們一起打了好幾場表演賽，但是當一個月後在八八年澳洲公開賽單打決賽碰上時，艾芙特可完全公事公辦。我心想，乖乖！這女人想殺我嘛！她哪是我的朋友！結果是我罪有應得，我輸了。這些年來，新聞界對我們的「友誼」多存懷疑，常在報導上引述一些不實的話。幸運

→娜拉提諾娃(左起)、艾芙特與奧絲汀是七〇年代的女網要角。(取材自運動畫刊)



的，我們並沒有被離間，因為我們的友情是建立在「互信與公平」基礎上。

艾芙特在球場上，永遠是莊重與典雅的。她就像一位「外交官」，總是知道在什麼地方該說什麼。我由她那兒學到不少東西，大概就是我們之間毫不隱瞞，拿最好的一面給對方，才會使我們在球場上「互相」不服輸的長期拚鬥下去。

多年來，她一直認為「網球」即是生命的全部，生活中總是為安排下一站比賽在趕路。現在，她改變了。安迪(艾芙特丈夫)讓她有了新的視野。

其實，艾芙特早就豐富她的網球生命，在此迎接新生活的開始，我們都充滿祝福與高興。我想，從此我不但可經常地見到她，還更能享受完全「解脫」掉憂慮的一種友誼。

艾芙特的最後一次美國公開賽，我但願不必在比賽中和她交手，因為我希望她能在封拍前奪得這項錦標！或許這是我們在球場上最後一次「友誼對競賽」的考驗。

(吳忠國摘譯自美國「運動畫刊」)